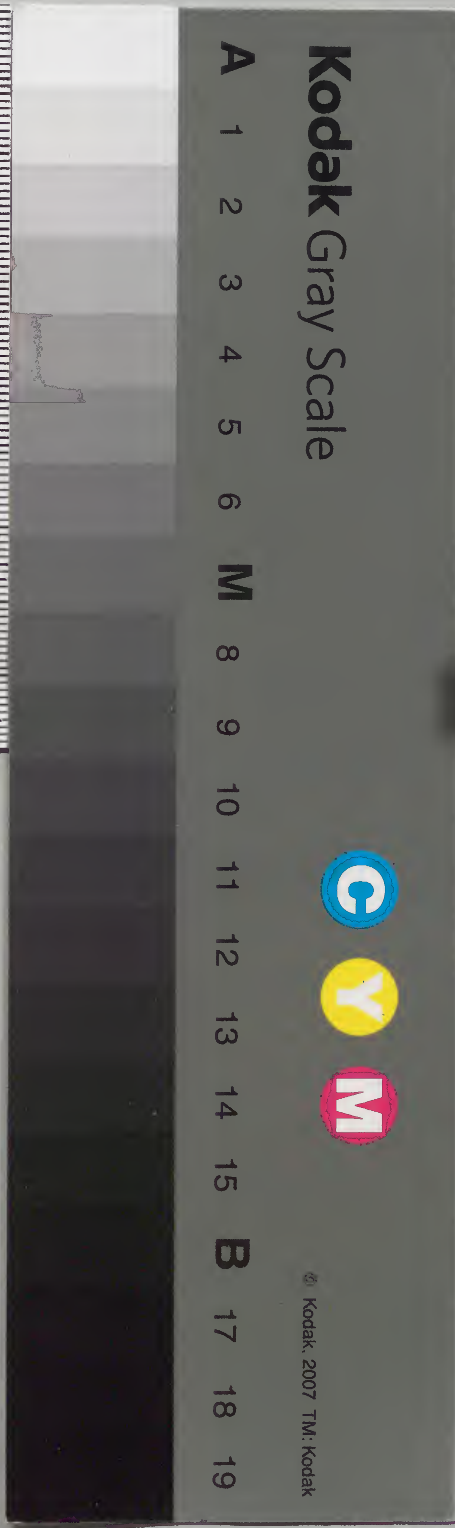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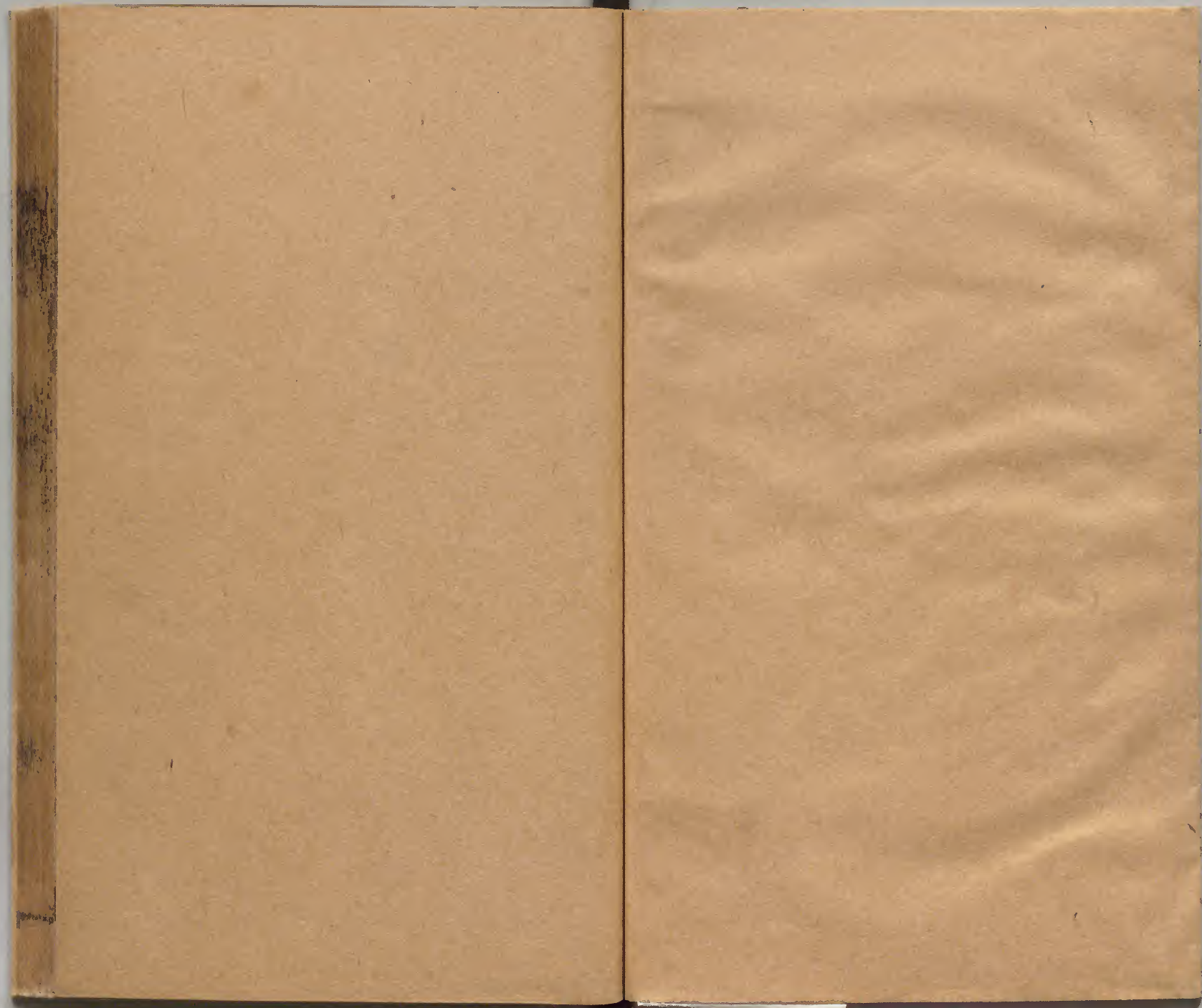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905
冊數	4 (1)
函號	308 224

308-224





叙

淺草文庫

胡蟄夫居士集塵談既成因

朱子青川之請梓而為叙以

歸之曰夫塵以佐談者也昔

人謂塵尾拂蠅為王謝家物

則談之以塵此其始已三代

盛時士恥以譚名戰國以來

長

又

孫吳談兵法蘇張談縱橫鄒
衍談天莊子談劍異同堅白
變亂是非尚論者謂其言無
折衷搃斥之為游談秦禁偶
語無敢談漢高祖喜罵儒而
酈生削通亦往以談顯武
帝時東方曼倩善談諧其他

文士各崇一經守其師說互
有攻訐紛如聚訟然六經藉
以不亡者亦諸儒之談為之
也唐人始有說部然搜神述
異好撫拾不經見之事以駭
人聽聞典故家時以稱述之
宋談理學為最盛鷺湖鹿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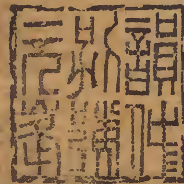
配食兩廡而其徒幾至於搯
戈入室嘻亦太甚矣元明以
來士風不振時文家談揣摩
士大夫談聲氣社禩之烈竟
至顛覆可畏哉故自三代迄
于今亦天地間一大談局也
綜而論之要以晉人之清談

為上雖無裨政治抑猶文士
雅韻也余自上元犯病壬寅
乞假後自鍾山之陰退息乎
崑山之陽廼葺先人敝廬而
居止齋心默坐幾於子雲口
吃不能劇談雖戶外之屨常
滿而請業者問字者亦祇手

搯三寸不律應之不欲復為
抵掌掀髯事常喟然曰古書
空咄々者此其心必怨天尤
人大有所鬱悶而不可以告
人者也余茲何鬱乎哉余舌
雖敝余神未衰况彼蒼々者
既留余隻手之用而又何不

乾

可以揮塵而談也哉目即以
名其編 皆
隆歲次著雍浯灘巧月之朔
日蟄夫居士胡承譜韻仲甫
自叙



叙言

蓋余嘗三復雙塵譚而乃益
信先生之疾出必有起誓時
也胡元峯先生天資絕心于
書靡所不綜覽年甫弱冠登
賢書出一語老帥宿儒皆咋

舌既壯欣以其學出而經世
卒阨于遇官廣文者十餘年
甫五十而鬱以病退嗚呼
如先生者豈欲以譚顯哉記
疇咎服賈漢臯時適先生游
漢上余得追隨匝月上黃雀

身履詩
余言

樓觀崔灑題詩處未嘗不嘆
李青蓮以披其木尚為擱筆
登龜山南望武昌驚漢水之
滔々又慨然想見當年公瑾
鏖兵之事子瞻作賦之中余
每于酒酣百執後竊聆其緒

建隆
又言
二

論先生一飲盡百觚縱談古今軼事發口如洪鐘聽者皆聞所未聞有時興酣抵掌舞驚四筵可興可觀可法可戒且可喜可愕可以揮淚可以解頤余方恨先生不手定一

書垂諸久遠今十餘年矣余歸里省先生而先生養疴方山別墅者又閱數寒暑矣先生養疴方山鍵戶別墅中方守口如瓶予客靡所不謝而獨不謝余蓋夙契余也喜譚

也越日余言旋先生曰止
子尹乃以不聞余談故乎余
譚正未有艾余方以筆代口
耳因出隻麈談四卷示余
受而讀之竟三晝夜空業間
附已意評隲其上以質先生

幸與先生意不相杌鑿余乃
瞿然以起悄然以思曰談何
容易茲譚雖隻麈而所談者
豈一手一足之裂哉請為先
生梓之公諸同好使世出間
斯談者莫不返頭以待洗耳

以候先生之不起蟄而出
談天下事也請即以此語弁
諸簡端可乎
時

乾隆五十有三年歲次戊申是
至前以十有三日同里愚如
弟黨心學者朱慶潛青川氏

頓首拜敘



雙麈談述夢

雙麈談四卷。胡子蟄夫由鐘阜抱疴旋里。偶述于方山別墅者也。蟄夫年踰五十。養疴方山時。繭足不能踰闕。舊雨心遐。今雨迹稀。伯兄季弟。設帳他鄉。聚晤良難。唯亾弟狃文。新歸自遼陽。形影相弔。偶獲吟咏。走筒往復。酬和無虛。日用以自娛。甫半載而狃文倏先化去。蟄夫益無聊賴。風晨雨夜。茶煙竹韻。獨坐筑筑。追憶舊文。迺述斯編。編既成。時別我狃文已三歷寒暑。有奇矣。思之殊劇苦。未入夢也。越丙午中秋前十有三日。迺夢狃文。

騎欵段叩門剝啄急起迎之問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竟奚自乎徂文曰弟方從大人周視潭上未暇與兄絮
 話也遲數晚弟當復來讀兄隻塵談可乎越三日乙巳
 爲八月上浣之五日砧杵聲急夜漏三下果見徂文珊
 珊來前甫到門卽高聲誦余蟄夫篇人易筮尺蠖存身
 利用蟄云云并大言曰蟄之時義大矣哉弟以不解用
 蟄而亾兄卽以解用蟄而存詩所謂啟閉隨候靈壽用
 集者信不誣也大人喜命弟誦兄斯篇嘗語弟曰潭下
 釣干緝山中天一笠半舫稱閑身敝廬好重葺如此好

景不圖今日迺與爾兄領受許時聞其近有隻塵談四
 卷斯亦如鳥培風如龜聽息蟄中之與時消長也爾其
 受而讀之爲余誦言永作夜臺之寶炬可乎語甫畢長
 嘯一聲燈如豆綠瞪視徂文身已出戶外庭月如水四
 壁虫鳴唧唧飄芻如升雲霧而上亟思攬袪延佇而已
 無從也掩面歸寢呼婦載酌沈睡逾卯覺而憶之于是
 乎書乾隆丙午中秋前十日蟄夫氏述

附錄蟄夫詩

余別號元峰辛丑秋末于上元學署得一奇疾越今

半載餘。食息如故。而左手左足不能運動。醫家擬以類中未得其狀。余笑曰。是得無螫乎。因急告休。改號螫夫。率成是篇。以質同類。大易筮尺。蠖存身。利用螫當其坯。螫時陰陽歸吐吸。而人在天壤。服勞苦煎急。走馬蠅頭。馳驅車蝸。角入攘臂精氣竭。俯仰誰取給。百年未一瞬。逡巡轉歌泣。而我去年秋。行年纔五十。氣血胡遽虧。倏爾降灾戾。叶及今。半年來藥餌注且搥。有足難步。武有手自拘。

藝廣文雖閑。曹督課亦孔。汲趨踏謝不能。焉用值班級。不如亟告休。歸帆返。霞陽潭。下釣千緡。山中天一笠。半舫稱閑身。敞廬好。正葺號。爾以螫夫形。藏影亦輯齋。心死灰寒。束身槁木。立如烏斯。培風如龜。斯聽息。又如中山。酒干日困。幽澁羣動。盡息机。動闢靜也。翁天游廢六鑿。恥效螢火。熠服食希神。仙筍脯間松粒。幼子率童孫。次第學長揖。伊唔用自娛。悠然忘於悵。中年詎為老。駭癡我耽習。日者進諫言。謂我老能及。日者洪筭。余挨過丑。運下交甲。進德竣。耄年貪天。寅乙卯丙有二十五年好運來。

誰。剽。襲。啟。蟄。會。有。時。詩。成。翻。墨。汁。

雙塵談或問

或問左邱失明。作傳翼經。馬遷腐刑。史記迺成。古大君子之立言者。大半得之病廢之餘。苟其不廢。則方出其身。以與天下國家立德立功。而奚暇立言哉。雙塵談將無同。先生曰。惡。是。何。言。歟。彼。二。君。子。者。立。言。一。代。垂。師。百。世。誠。哉。不。朽。矣。茲。談。以。遣。吾。病。而。已。其。何。言。之。能。立。若。夫。不。病。則。不。暇。談。信。乎。夫。子。之。云。

或問病而談。與不病而不談。兩者孰嫌于心。與先生曰。病而談。談止此耳。不病而不談。所談或別有在。是皆有

天。焉。而。非。夫。人。之。所。能。爲。也。余。聽。之。可。也。

或問。雙塵談。瀟灑自適。脫然無累。先生奚如是其樂病。與。先。生。曰。樂。夫。天。命。復。奚。疑。陶。五。柳。言。之。矣。茲。談。以。遣。我。病。而。何。樂。焉。而。何。不。樂。焉。

或問。飽食終日。揮塵清談。宗尙晉人之元風。于身心何裨乎。于子弟何啟發乎。先生曰。噫。夫。夫。也。爲。不。達。于。病。也。者。而。督。過。之。深。也。夫。病。則。何。所。不。廢。而。獨。不。廢。談。是。病。之。活。機。也。是。故。先。生。之。病。久。而。不。死。

或問。雙塵談。取之腹笥乎。懶祭乎。先生曰。談時俗者。取

之。腹。笥。談。古。昔。者。取。之。懶。祭。先。生。自。少。至。壯。凡。見。聞。新。異。皆。喜。筆。之。于。冊。以。資。談。柄。歷。年。既。久。故。事。寢。多。習。見。者。芟。之。俚。朴。者。潤。之。當。其。載。筆。時。原。非。以。爲。成。書。也。故。中。有。評。史。詩。文。字。畫。諸。篇。姓。名。有。著。有。不。著。其。不。著。者。不。獨。病。人。懶。於。繙。閱。兼。別。墅。藏。書。無。幾。無。可。繙。閱。無。從。補。著。非。攘。美。也。

或問。雙塵談。談及懿行。每多侃侃。談及穢德。每多微詞。毋亦折衷麟經。善善長惡。惡短之意乎。先生曰。噫。甚矣。言。之。大。高。也。病。人。何。容。心。焉。

或問說部至今汗牛充棟。塞破世界矣。大約人不一人。事不一事。甄古別今。各從其類。隻麀談四卷。古今雜出。何不類之甚也。先生曰。類而談者。有心之談也。不類而談者。無心之談也。茲談以遣吾病。以信吾口而已。曾何類之有焉。

或問說部中最著者。如陳晉公以秘笈名書。表其公溥之心。秘而不秘。褚稼軒以堅瓠名集。表其經確之守。堅而益堅。隻麀談義何取焉。先生曰。嘻。甚矣言之太拘也。秘笈堅瓠。有意爲之。而成書隻麀談。無意于談。而偶談

子以爲當何所取諸。

或問隻麀談含悽宿草。如有餘痛。毋亦昔賢所云冥冥之中。不忍負良友之意與。先生曰。是也。

或問東坡老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隻麀談若合符節。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今其斯之謂也。夫先生曰。然哉。或問蒲留仙聊齋志異。貪說鬼狐。事皆僞幻。言盡虛誕。王阮亭太史。猶大加賞讚。奚若隻麀談之信而有徵。與先生曰。病人何爭勝焉。

或問杜工部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以故邇來發

梓之編多用圈點。隻麀談亦准諸此。與先生曰非與凡。圈點之說。因集中評史詩文諸帙。內有懷于心者。非此不足醒目。然不應以一集而自二其例也。故從同。同或問春菴之醫。久而罔效。東斗之命亦久而不驗。先生尙何戀戀于此。而筆之書以永其傳。與先生曰。可必者。理也。不可必者。數也。君子談理不談數。

或問先生乞假歸田。八年于茲。嘗聞手不停披。口不絕吟。有古文若干卷。制義若干卷。古今體詩若干卷。並手訂成帙。何不發梓。公諸同好。而先梓此遊戲之筆墨。毋乃自貶厥道。與先生曰。昇哉。此兒輩先聲先聯先陳之志也。天下事固未易一二爲流俗人道也。此惟朱子青川有同心耳。

或問朱子青川貌賈而行儒。非商賈中之俊傑者。與先生曰。青川之習賈命也。其于儒中心好之。有性焉。聞有貌儒流。以取其厚貲者。而青川亦屢甘其誤。而無尤悔。其梓斯集也。乃因一夕讀如意姑傳。而有感于中。力請剞劂。雖先生亦不能阻焉。豈獨先生無成心哉。卽青川豈有名念哉。

隻塵言

或問

四

右或問十有四則

蟄夫氏識

隻塵談總目

敘言

朱敘

或問十四則

述夢

附蟄夫詩

卷之一三十六則

卷之二四十三則

卷之三四十二則

隻塵言

或問

卷之四三十九則

隻摩談卷一目錄

虎變

又三則

齊雲輿夫

如意姑小傳

章晉妻再生

九江獄

汪樓驅鬼

宛平典史

崔春菴醫案

曹以南還魂

俗語

橫革直成

三君子

學校官

水滴

八言七言

東坡文章

三代鼎彝

褚伯秀

寃鬼泣命

賣餅者詩

宋瓜亭

並頭蘭

鄭耕老勸學

櫺星門

紙錢

錢陌

偶年俗忌

都閩公逸事

東斗命數

玩古三說

古視

紀夢

碧鷄

新建考棚碑記

骨鱗湯火咒

計三十六則

集塵談卷一

宛涇蟄夫胡承譜韵仲甫纂述

同里兼人朱慶湄青川甫評訂

虎變

涇固多山考坑烏溪通微孔道人煙湊集。鼓擊肩摩。曩
 未聞有虎也。甲辰春。突來虎成羣。噬人。白日飛行。李郝
 人謀所以除之者。料獵。布篙弓藥箭。虎窘甚。一
 虎伏草間。有佃人葉某晨起。田器走擊。為虎所啣。而
 傷。又有兄弟叔侄四人者。憫葉某之斃。嫉獵戶之不能

救也。發憤逐虎，迫一虎于山石下。其一為虎以前爪撲住手臂，屹立壁間，不能動。其一以鋼叉斜承虎頷，下虎口，不能開。其一身壓虎臀，下食頃，翻身躍起，以竹簽刺虎眼。虎負痛，却退前爪，撲鬆屹立壁間者，方能施展。手臂對虎口連發二火鎗，虎遂斃。諺云：殺虎親兄弟，信哉。又一虎中藥箭，狂奔石山道，憇牌樓下。適山有巨石衝來，恰中虎頭。虎當之而伏，卽童數十人競拾亂石擊之。虎亦斃。夫以虎之威猛，莫加噬人無厭，而及其力盡，或斃于數人之手，又或斃于鄙童之手，虎其如人何哉！是役也，不三四月，連殺十虎，僅斃一人。逸去者不過數虎，虎雖有力，其能恃其力也與！然則有猛而恃，雖虎亦不免殺身也已。吁，可畏哉！

又三則

一某山家土墻下，以穿底石曰作狗竇。虎伏竇外，伺狗狗不出，但從竇內吠。虎急探頭撲狗，則頭已順毛突進竇內。狗咋虎鼻，虎負痛急，不能出。大肆咆哮，推倒土墻。首頂曰底，逸入山林。年餘，獵人見之，曰：底猶籬頭上如舞人之負枷者。然僉云：虎戴長生枷云。

一某山家圍牆內有番瓜棚植堅木六柱中以粗藤繫空以引瓜蔓有獵戶逐虎牆外一躍超牆落棚之繫藤上四脚懸空去地二尺許不得下又無所用力每與發時長嘯數聲山家聞而驚視唯相戒聽其自斃越旬有七日虎果以餓致斃云

一山中某樵子六七月間採樵遇虎時因暑熱只戴一破箬笠帽簷已壞虎奔來時取以擲虎虎倉皇啣之而去樵子逸歸越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荆棘中蓋為帽簷刺其屢吻不能合故也噫嘻乎哉天下莫猛于

虎而之三考或一失足于人一失口于人雖虎且以不免人其可偶一失乎哉

朱兼人曰涇邑處萬山中自萬夫雄打虎以孝勇著聞後虎遂絕跡虎之為靈亦昭昭也今茲之來其吾邑文炳文蔚之占乎先生談鋒因是而起而又叅以虎三則即借虎說法以垂為炯戒意固深且遠哉

齊雲輿夫

齊雲輿夫某某同伴中不省所自來訊之旗人也住齊雲者二十餘年適旗人有任徽州府太守者奉母氏太

夫人進香齊雲。抵山腰。過輿夫某某。訊得實情。訝爲太守。父迎歸。終養焉。先是某某年二十許。膂力方剛。負氣自豪。與人鬪。歐瀕死。懼罪。潛逃。窺身大江南北。各寺宇之齊雲。終焉。方逃時。妻有娠。不知也。逾八月。生男。又爲所歐者。遇良醫。不死。得從末。滅亦不知也。後二十餘年。其子穎異。以包衣進士。筮仕知縣。歷陞徽州太守。甚以不得父耗。積痛于中。太夫人長齋繡佛。進香齊雲。亦願爲夫祈冥福。憇山脚。換山輿。而輿夫某某。正肩太夫人輿于時。春仲。天暖日暄。衆輿夫汗流被體。羣焉赤膊。某

某以肩太夫人輿。未敢袒裼。太夫人輿中。鑒貌察形。輒怛怛心惻。又聆其同夥話言。若解若不解。又道中未便致詰。歸而語其子。太守曰。爾父存亡未卜。卽有之。聲音矣。貌我亦不能記憶。然左脇下有猪毛一撮。是爲暗記。昨見齊雲輿夫。不知何故。心惻。兒可徐辨之。于是太守亟命役喚至。至則喚進內堂。太夫人垂簾坐簾內。太守堂上立俟之。見則命無跪。亟命役去若衣。輿人立堂下。戰競惕慄。若重囚之殼。躡去衣而脇下毛見。太夫人亟步出簾外。先審其旗籍祖父。次省其妻族父母。次問其

因何至此。何罪而逃。與人屏息不敢出聲。太守下堂慰之曰。毋畏。有話可徐。徐直說也。與人色稍定。迺以次應對。語未半。太夫人泣然出涕曰。是矣。太守趨跪其前。與入亦跪。太夫人曰。是爾子也。與人戰慄不知所云。太夫人攜之上堂曰。爾還認得爾妻否。耶。于是與人者。身如木偶。或推之。或挽之心。如死灰。如醉焉。如迷焉。蚩蚩以立。茫然終莫適所從。太夫人挽入堂內。沐浴易冠履。而出。太守扶登上堂。須臾。絲竹競奏。水陸並陳。飄飄乎羽化而登仙矣。

如意姑小傳

如意姑爲余婦叔翁某家僕方探妻生一子而探死翁令別贅氏不從誓守撫孤氏有簪力善操作外而負任可代男子內而肴饍以司庖人能自食其力每有餘錢爲兒納婦探有少弟善撫之亦爲納婦今年目六十餘矣生孫子又亡又代撫孫外史氏曰此非子與氏所云豪傑之士者與何得之婦人又得之僕婦也夫

朝廷之旌節婦表棹襖凡以云勸也而婦人之有志者或勉強而行之究非其心之所安其無志者則不旋踵

而棄之。或以夫家爲傳舍矣。氏何人斯。豈不知爲表揚之所不及也者。而毅然行之。孰從而勸耶。何天厄之。又若是其甚耶。兄弟之拆。變而爭財者。縉紳家不免焉。氏于夫死後。爲小叔謀婚。又分餘財以養之。何敦義若是哉。氏自少至老。接人以和氣。雖孀居時。未嘗立崖岸。以自異。然人之見之者。莫不敬而禮之。終其身。未有交一戲語者。是不亦貞乎。嗚呼。是皆其可傳者也。語云。發潛德之幽光。儒生責也。故爲之立傳云。

（朱青川曰。此爲先慈房中老婢記先慈失恃後。婢勤

庀家政。美行乃至不可勝述。其最大者。如代余家經紀喪事。送五棺出門。又經紀其夫家之喪。送七棺出門。辛勤艱瘁。淚痕幾枯。余嘗自恨無筆以表揚之。今得先生爲發潛德之幽光。而又毫無溢美。如誠厚幸矣。余任劬勵。復何辭焉。

章晉妻再生

章晉。浙紹興人。妻某氏。伉儷甚篤。生一子一女而亡。章哀念無已。初于夢寐間見厥後。篝燈甫上。卽歛然而至。與坐談家政。章亦不懼。并代撫其子女。倦共寢息。習與

爲常。忽一夜涕告章曰：妾與君緣盡，行將別君矣。章涕曰：別我何之？曰：別君不遠，但不得與君再聚。又曰：妾于今夜亥時降生東城某巷豆腐店，聞壁某老人爲孫男言訖，倏逝，章黯然魂銷。又心喜得所，坐以待旦。黎明步至城東某老人家，呼門道喜。闖入曰：主翁夜半信有生孫之喜，不識何以知之？入告老人。老人出訊以故，章遂實陳。老人邀入內觀兒，兒方啼，見章止啼而笑。章撫之依依如八乳母懷。老人曰：願爲君繼子，可乎？章習幕事，後依辰州府太守家庭，揚兄幕下，嘗與廷揚兄言。廷揚

兄轉告余，余與元音共聽之。

九江獄

縣城王某際甲申乙酉時圍城，日匿身衆死屍下。夜見各鬼隨綠衣長鬚者持簿挨點衆尸名，日點至王某，忽停筆曰：王某不應死此間，應死九江獄中。言訖而去。越翼日封刃，王某得不死，後隨某宦作尹江西省。三載宦陞九江太守，將攜之任。王某辭宦以其忠信有素可倚仗，固命之。王某固辭不聽，則泣告以前故。宦曰：無畏，豈有我在九江而令子死獄中者哉？強攜之任，則倚如手。

是內外出入無間。宦年四十餘，僅一子，年八歲。夫婦愛若掌珠。方上學，命王某與其寢。適宦公出，王某送茶。見宦子假寐，几上有蛇繞頸，舐鼻孔。王某驚號，擲手中茶壺擊之，應手而死。婢奔告夫人，夫人泣。王某亦跪泣曰：「王某死分也，然何以贖公子哉？」俄而太守歸，聞故哀泣逾時，忽長嘆曰：「死有定所，非其罪也。命赦之，則已陷獄中矣。亟出之，則已昏絕不省人事矣。」

汪樓驅鬼

深潭汪某有別業，層樓三楹，中多鬼魅。每蒙師畫匠住

其中者，輒碎硯拋墨，曳裳拖履，不勝其擾。信宿潛逃。匪朝伊夕矣。吳以文先生守正士也。汪某延訓子侄，初下榻，告以故，請曰：「聞先生胆大，不需人作伴。否？」先生曰：「我兒子與俱，不需人伴。我亦非胆大，但陰陽人鬼理之。大常妖由人興，見怪則怪多，擾我能相與安之。爾言未竟，忽樓上大震，响如撞寺鐘。衆驚以告，先生曰：「遠寺鐘聲足破岑，寂聽之可也。」奚怪為？嗣後學童晨入暮歸，案上書或被墨，濡點污殼面，又以告。先生曰：「此必汝曹自為之，或同輩戲為之。」奚怪為？嗣後逾數月，稍稍安靜，忽

一夕。窗櫺上手。指作响。倏有兩小脚。下垂。頤然而長。先生鼻叱之。忽不見。衆學徒驚而啼。下席將寢。先生曰。是何爲者。吾眼前花耳。又逾月。學徒放歸。先生夜坐。挑燈讀易。鼓初下樓上。如羣鼠作耗。又如馬蹄奔騰。勢如欲下。然先生屢叱之。不止。先生曰。吁。鬼來前。吾未到館時。爾醜聲遠播。吾不爾信。既到館時。爾諸作擾。吾不爾責。原以人鬼殊途。冀爾慚悔。匿形潛影。各安其位也。今仍復不安。若是如力能殺我。我當讓爾。否則吾當驅爾矣。言未竟。鬼大步緣梯下。排闥直入。甫及闥。先生搔首睇

之。目短視。望不見。從容執燭。逐之。鬼遽返身。退緣梯。直上。先生立樓下。大聲曰。樓豈爾所哉。今日吾不讓爾。仍在樓上也。條聽樓窗豁然。鬼長嗥一聲而去。迄今樓宅孔安。後無有再爲祟者矣。吳先生名德治。邑廩生。爲余童時受業師。今年近八十。健飯決肉。徒步六七十里。不倦。行路如飛。將來可邀。

皇恩。乃以辰年夏五。赴召玉樓。可勝慟哉。

宛平典史

桐城張總憲弟。忘其名。爲人有胆力。初補宛平縣典史。

見上官不行跪叩禮直隸總督方觀城其同鄉也公見之益倨傲方以總憲公之故亦不甚校也一日四更盡出巡夜至米市街見內監騎馬來戴藍頂拖雀翎甚橫公叱曰將何往內監訊之知其爲典史也因以鼻喚之曰若敢稽喏所往耶公曰吾職在巡夜何不敢也且汝係內監漏盡而游蕩于外城將何爲使止之內監怒曰若多大官而止噉遂以馬策撻公公亦怒曰大小朝廷命官吾巡夜而汝敢無禮是抗朝廷也呼役執之役曰恐係內大臣不敢公曰吾知執

犯夜人耳何問內大臣竟執之歸歸至署升鼓坐典史堂使內監跪不跪使人押之仆地公坐堂上數其罪而擲八簽于地命行杖役懼公曰有事吾獨當耳不累汝曹也乃杖內監四十凡杖內監例不去下衣蓋待以婦人禮也公不知命盡褻其視禱而露其尻于階下杖之至流血內監氣沮喪叩頭乞哀公曰汝亦知不怕死張典史耶乃釋之總憲公聞之懼大禍至乃反接其弟于朝門外待戮自入朝見天子叩頭乞死

天子霽顏謂曰汝以弟爲狂悖耶然以典史而打內監有胆力且必吾內監實激之遂召見公明目張胆訴內監無狀宜杖侃侃而談聲徹殿陛

天子顧宰相曰此人不。宜辱以典史。可予以縣宰相畏其在京多事遂徙以廣南遠縣公到任有治聲署後舊有一祠封皮厚數寸數十年未啟籥也訊之吏役僉云祠內有鬼怪新任必加以封條不則往往爲人祟公不信欲開示之吏人羣震慄不敢出一言公笑之至夜半公伺衆睡熟獨一人左持燭右握斧直至祠前忽聞祠

內呼曰張公來矣張公來矣時陰風淅淅燭光如豆公持斧劈門秉燭直入祠內遍覓一無所有左廂有石板一塊公私念此中得母有鬼怪乎遂以斧起之得白鏹數萬公以數忤上官恐遭傾覆遂告病乞歸以自娛其天年云其族內張孝廉爲大兒先聲言之最詳

崔春庵醫案

崔春庵名應爵黃山人年二十補太邑諸生未幾食廩餼皖桐姬銘齋太史慕其文延典家塾操鉛命簡隨手扞陳太史同王懷波葉書山兩前輩稱賞之踰年以

道遠辭。每逢歲科試輒冠其軍。學使者大興朱公竹均無錫秦公端崖均以國士目之。乙巳授例授明經。嘗覽誤科目。每入學堂。輒于僕坐臥處搜尋。見有不關舉業者。輒怒責。又慰以好藪稍長。頑劣禁不能止。踰登坎稟遂至垂老。闕居遇少年士子可與莊語者。經史古文及儒先語錄詩賦別集。有問必竭所知以告。至于堪輿岐黃兩家。雖嘗綜覽其書。窮究其理。從不與人談及。蓋

耻之也。茲因先生係吾黨通儒。諸郎恂恂。有名家珥瑋之品。一旦以貴恙來問。應為破疑解惑。以當枚乘七發。願為我秘之。蓋先生博極羣書。孰精靈素奧旨。而又耻以醫名。嘗寄元峰醫案云。中風之症。劉河間主火。朱丹溪主痰。李東垣主氣。其實皆所必有。何則。人果五內寧靜。諸火不動。心無恚怒氣和。而順水精四布。痰涎不滯。風何從入。惟是心本不寧。飲食助之以熱。加以世事鬱拂。或且忿怒填胸。于是氣囚火熱。日蒸月熬。五內津液白物精汁俱化為痰。而其人已漸虛矣。一旦感冒外風。

表裡鼓扇火挾風威風挾火勢氣雍痰滯粹然之頃五
 官四體皆莫自由勢應然也此時急則治標用藥以驅
 風利氣豁痰為主不暇清其火也然善治者亦未嘗不
 于陽動之中戒燥烈而防劫陰之弊况久服熱劑而不
 思改圖可乎此愚前所開方所以用甘寒之藥而佐以
 前胡杏仁枇杷葉橘紅祛風行痰疏氣之品也前月承
 示兩手發膿巢瘡甚甚蓋瘡屬血熱屬心火人人知之
 瘡發則火外出火外出則血之熱者行而筋絡將自涸
 何也先生果係虛寒之變廢手足宜冷不宜溫口何以

作胃火臭大便何以燥結夫心為火藏實主血舌為心
 苗舌本屬腎舌之硬心之火也舌本之不柔腎水不能
 上蒸也胃火之臭火遺熱于土也痰之多金為火燥而
 清肅不行也涎之流火盛而廉泉之穴不閉水精上沸
 也大腸之燥大便之結又胃熱之明徵瘡之發又血熱
 之顯據愚故曰先生之病得之心事不遂拂鬱忿怒及
 甘酒厚味所積熱粹然受風而如此也古人云風為陽
 邪與木相感動木者肝之藏也肝主筋火動召風風動
 病木筋何由能柔手足何由能運動先生從此可曉然

于此而無疑矣。善後之計莫如以甘寒滋水補陰。水滋則虛火退。陰得補則虛浮易擾。之陽有與爲守。肺金自清而痰少。胃火自潤而便調。涎收肝木自得養而筋舒。手足自復其職而行持。先生以爲然否。僕讀先生此案。披根溯原。癥結畢宣。今服之。近三年矣。而手足仍如故。乃嘆元峰之命之不辰。而非先生之方之不驗也。蓋先生引經斷病。據理論治。固實有可以生死而肉骨者在也。先生既不欲以醫自名。而元峰命又不足以濟之。特梓此篇以公同志。俾世之愛元峰者共曉然于元峰所

遇之不認而懸望眼以有待云

朱青川曰。先生于辛丑秋未得病。上元學署。越壬寅一載。乞假旋里。越癸卯甲辰計服肉桂附子虎骨膠。紫河車等大熱劑者。共四載餘。始遇黃山崔文春庵先生。廼改服甘寒之藥。近三年矣。而手足仍如故。丁未之春。崔丈郵書先生。囑以停藥。願養以待時。至復原。知必有電然投杖之日。可爲先生預占也。胡東斗云。甲寅渾來。剝土淨盡。令水流行。定卜災退身強。不實其然也乎哉。先生告余。崔丈此案挑燈立就。醫

刻于言。即以文論已。秦絕頂非。從靈樞素問熟讀。有得而參以有唐孫可之李習之兩大家之筆力。不能道其隻字。信然。

曹以南還魂

曹以南。名學詩。歙縣舉人。晚任廣東某縣知縣。以廉直著名。強項令。未幾致仕。山居養病。忽一日。見有吏人持刺登堂。延請辭以疾。不獲強起從之。登高涉淺。脩極勞。勩每思倦憩。則吏人挽之同行。倏忽已越數十里。至一都城。見有宮闕如衙署狀。吏人挽之進。則見有深衣博

帶。戴冠而坐堂上者。起問曰。曹先生來乎。適有人告先生某縣某案。故延請一質耳。曹省視堂下。見有捉頭厲鬼。聲嗚嗚從胸前出。曰。曹老爺。還我命來。我廣東某縣某某也。曹記憶良久。曰。果有此案。乃前任定讞。非吾殺爾也。堂上者怒問曰。雖前官定讞。果係冤枉。何不伸理。何草菅人命至此。耶。曹對曰。已三稟臬司代為伸理。奈駁以審結之案。不准開釋耳。堂上者隨喚堂吏查驗。果有稟稿三紙。乃呼堂下捉頭鬼而叱之曰。前官冤爾。曹老爺為爾用心至此。何得妄控鬼。嗚甚哀。則許以即拘。

前官某對訊鬼乃斂形退呼前吏送曹暫回曹以頃間扶疾強行足憊身殆不能步歸吏告以門外蹇驢可代步俄頃有走卒策蹇至曹跨驢得得馳甚迅速飢火內焚吻燥喉枯瞥見道旁古井下驢倚欄思汲吏倉皇趕上推曹墮井曹旋驚覺偃臥床上一見家人子婦輩環床哭泣張目叱曰若等胡為者家人對以昨午魏飛閣一書夜胸口未冰未敢入歛曹告以似夢非夢所見歷歷旋命健足者曰廣東某縣前任某老爺家居相距二百里馳訊近狀越三日回則聞于夢覺曰倉卒殞命矣曹

以事關勸懲口述于人以爲草菅人命者戒焉。

俗語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難爲入出表記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分付出漢原陟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多謝出趙廣漢傳告示出荀子布施出周語行頭出吳語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功夫出王肅傳手下出太史慈傳本分出荀子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商量出易商兌注家公出莊子謂主人也收拾出光武紀罷休出史記孫武傳慚愧出齊語安

辨出莊子。見在出菜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可人出襍記。主人公出史記范睢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年紀出光武紀。襍碎出仲長統傳。若干出禮記曲禮。冗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斬鮮出太元本。貫出晉江統論十字。街出北史李暎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朱青川曰。俗語有本。足見古人唇吻之和。吐屬之雅。所以鼓腹擊壤。盡徵歌謠也。自陳詩道廢。而音不古。

若久矣。山澤之氣。濡染薰蒸。其所由來者。孰矣。如鄭誌。涇邑方言。謝人曰。括刷。隣人曰。在辜。當時曰。億歇兒。稍待曰。過歇兒。何語義之難通。若此。與豈唯一方哉。

橫革直成

成相曰。禹敷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皇陶橫革。直成。為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言益皇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按曰。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

著于盤盂。陶卽臯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直窳卽直成也。
真字類與橫革。卽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之交二字未詳。
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謹按。王伯厚。各應麟號。困
 學紀聞內載此條。亦未置辨。豈以古來文字。魯魚豕亥。
 既久。或多傳訛。雖博物君子。不如闕疑與。

三君子

深寧叟困學記聞云。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
 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于東南。殆
 有天意存焉。又按王元美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益

原知其以濶職祀。非以功同昌黎也。

學校官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與太子置明師。以養天下之
 士。數攷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
 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
 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于是丞相宏請爲博士。置
 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記功令也。詳于取。而略于教。不
 過開利祿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籛。金孰
 知古者爲己之學哉。倘以仲舒爲相。使正誼明道之學。

行于世則學者興于禮義。豈止彬彬文學之士乎。流及
既衰而廉恥道喪。迺有以賄進者。其又可勝太息與。

水滴

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容水一合。號右軍硯。
水盃。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硯池者也。
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硯池。以供一日用。墨盡
復磨。故有水盃。余聞之都穆云。

八言七言

東坡朔云。八言七言詩。考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亭。而七

言也。我不敢傲我友。自遜八言也。按送我平淇之上矣。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已在前矣。致堂云。古樂府者。詩
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陸務觀云。倚聲製
詞。起于唐之季世。陸務觀云。古詩有借有和。有襍擬
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
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成。

東坡文章

東坡文章好。訊利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
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

丹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擦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說及時事者呂榮陽聞之作麥孰縑絲等四詩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遊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陵少公巉秀干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侍麗舒桃李見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三代鼎彝

三代遠矣鼎彝之傳至于今者絕少或幸而傳類多損缺勢使然耳今世古者必欲其完殊可笑也其間自有一種黑色而文藻精細者往往皆宣和間禮製局依倣而造今人見其完備乃以為三代物尤可笑也余嘗得三代之器之不完者其饗餐一羊首瑩如綠玉其傍乃黃銅耳蓋古鑄器用黃銅歲久自然丹碧其元質不變者止黃銅耳後乃用藥煙薰染而成殊失古意

楮伯秀

楮伯秀云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跡古

人法帖。入石名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是為帖之祖耳。

冤鬼泣命

兄承璘副使字彬。仲雍正癸卯進士。釋褐授龍門令。調長垣。有石姓以命案被羅織。夜分閱卷。隱聞鬼泣聲。追搦管。有蟻子。裹筆毫不可作字。君心知其冤。推究得情。白上司竟釋之。邑有水護。是賑粥全活甚衆。歷官雲南。署藩司。篆陞驛鹽副使。以勞成疾卒于官。

朱青川曰。按鄭誌詩評有曰。胡彬仲年少兩捷北宰。

剡邑南守滇疆。猶蠻不靖。軍務旁午。肆其標捷。居然作家。閱此可以想其風致矣。

賣餅者詩

世父凌九侍御諱蛟齒。雍正癸卯選庶常。出為陝西興平縣知縣。任再滿。行取入都。以部員用。有賣餅者詩云。余在京邸時。有賣餅者。晨夕從墻外經過。聞其聲甚熟。自雍正乙巳出都。至乾隆丙辰。再入京。屈指十二年矣。復聞賣餅者聲。感而有作其一云。巷巷經過未敢遲。啼號相姐我能知。誰憐風雪寒更後。正是高鳴大喚時。其

二云兀坐聞聲更躍然人歸漸老藝如前淨生閱世如
流水彈指悠悠十二年數月不聞賣餅者聲口占一絕
云聲聞相觸識前因未面居然是故人過耳如何成絕
響足知塵幻本非真

宋瓜亭

宋瓜亭名寅字知柔廬江諸生為戶曹鶴峯公孫學士
高南公侄孫體羸弱如不勝衣性篤孝友壯歲從伯兄
宏塗宦遊蜀川領家貲佐之往來瞿塘滬瀨間著有韓
江詩集繼美乃祖蘊真草堂集垂老家落厭囂塵避城

入市有不可一世之意以論詩心獨折余傾益定交以
長女許配三兒先醒記雪後嘗价許生邀余看盆梅刻
燭鬪詩牌盡醉而罷余詩云鬪罷詩牌又酒牌主人約
客賦盆梅一枝兩枝當筵見能白能紅衝雪開訝許先
春占桃李自然同臭絕塵埃從君嶺上攀芳好一日看
他一百回許生字宗賢名紹業能琴善詩今皆化為異
物矣悲夫

並頭蘭

甲辰上巳前一日為亡弟狙文忌辰適篔谷八姪遣贈

並頭蘭一盆。余賦絕句哭之云。小草何知亦並頭。時人競說鳳鸞傷。傷心折我雁鴻翼。對汝那能不淚流。箕谷曰。何其撇去。鳳鸞而扯入鴻雁也。元峰曰。花豈有定似哉。亦視乎情之所觸焉耳。

鄭耕老勸學

鄭耕老勸學記曰。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字字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餘字。且以中才為率。如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天資遲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總在乎善教者。俾令熟讀而溫習之。使之入耳着心。久不至于忘失。全在乎日積之功耳。故小學生讀書不在求多。總在求熟。不在速完。總在無間也。

○櫛星門

學宮紅門。世傳為櫛星門。未知所出。張列夫曰。舊留京

國子監聖殿紅門每扇最上雕空窗櫺九條下勻列圓
 點三層每層其數九遠望若攢星櫺星名義或取此亦
 未確据毛萇詩集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詩也
 杜佑通典註靈星龍左角北為天田甘氏星簿錄右角
 南為天門則靈星之象為天門因謂之櫺星門古靈與
 櫺通以櫺名門故加木也馬貴與通攷宋紹興中郊祀
 前一日皇帝入齋宮乘黃令送玉輅于太廟櫺星門外
 櫺星門始見此聖殿之有櫺星門蓋尊聖門如天門也

紙錢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于
 開元二十六年王廔為祠祭使祈禱或用紙錢類巫覡
 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
 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
 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寒食野祭蓋起于此朱文
 公謂漢祭河用禹龍禹馬以木為之已紙錢之漸唐
 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
 州按鄧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鏹呂南公為文頌之浸淫既久上
 下通行幾若祭祀非此無以展敬亦不泐所由來矣倘

有通典故而效魯公先賢輩之所為者則雖愚賤必羣起而非之以為狂悖而不可誹矣可慨也夫

○錢陌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偶年俗忌

北史李繪年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始見于此

先叔祖都閻公逸事

先叔祖都閻公諱鎮遠字定侯少習錦囊青烏家言兼精堪輿癸巳舉武孝廉三上公車不第值寧夏建造滿城郡守趙公以書幣聘隨制府岳公大司馬通公同出嘉峪關相度安西城堡并以查漢託護工程命之勸勦旋蒙保奏再往遷定安西鎮城一堡五墩臺一十有三距家萬里盡瘁六載工竣召對溫語銓注即用

特授湖廣長沙都司督修武漢江隄事竣以節省之項為歲修建議詳明房均米朽請撥轉運以故隄工完固歷久不潰余丁酉職舟漢上故老猶有知者嘖嘖為余

頌德政不衰。嘗有詩誌感云。蕪里岷江水。滔滔下武昌。分流漢陽郡。滾滾向維揚。鐵鎗千尋斷。金隄百丈強。豐碑樹政蹟。對此感茫茫。蓋實錄也。善針灸。施藥餌。所至有惠澤。後委塲烽。墩曰馳八百里。積勞成疾。卒之前一日。病大漸。已滅月矣。忽侵晨。署前吏役輩伺候。廡下親見公纓帽葛衫羽扇。偕一黃冠者從。署內出趨。上前請安。兼請何之。公笑指黃鶴樓曰。余偕往樓上散步耳。勿多言。疾趨而去。少頃。署內哭聲鼎沸。旋報公易箦矣。嗚呼。所謂羽化而登仙者。不其信然也與。

東斗命數

東斗僅名先春。爲先雲南藩司彬仲兄少子。孩年失怙。未嘗學問。既壯。習帖括。每試輒冠。其軍姿穎且敏。鎖院中有餘閒。同舍生或以文就正。援筆寫。輒取高等。亦不暇問其爲何姓氏也。中丁酉副車。性喜博涉。于子平星數諸書。靡不綜覽。決人休咎。每多奇中。壬寅。蠶夫旋里。日特來告曰。股末微疾。可無慮也。君造金白水清。戊土掩秀。所謂有病方爲貴也。丑運日主投庫。所謂金強則頑質實而少靈變者。又爲戊土養地。已土助威。土疑

水滯為血脈不流之象。此拘攣之疾所由作也。且由丑交甲。謂之轉角之接。帶疾生災。夫何疑焉。甲寅運來。刻土淨盡。令水通行。更生時上丙火。為鍛鍊秋金之用。災退身強。乃必然之理也。木旺于春。起病。准在二三月。且財旺生官。又建祿格。所最喜者。振翅雲霄。其餘事耳。乙巳夏五。蟄夫復犯血症。幾危。東斗造方山別墅。占得困之二爻。曰。困于酒食。有何大病。必無害也。少頃當有看病人來。病當立除。曰。未。下午告退。果有朱姓表親來。取藥方。兼看余病。此非朱緩方來之明驗與。一更後。病果

全安。此非征凶无咎之明驗與。

玩古三說

古物之興。由來尚矣。魯糖衛柯。夏璜殷琥。封父之鬻。弱鍾叔之離馨。此見于三代前者也。任后爭蠡。魯菜大辨。齊器寶憲。取中父鼎。此見于三代後者也。然則物古皆足玩。與曰非也。未古貴。真已古貴。精玩古之病。一在于好其名。一在于強為解。夫漢之為言。缶也。古以美玉為死者之含。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班顧今訛其音。以為漢

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訓欤也刻鏤也鄭箋所謂鷩金飾貌是也今昧其義以爲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蔡翁見鄒陽賦花綵見宋廣平語越窰翠色見魯望詩今鈞奇者以爲始于柴世宗誤矣瓦無硯理而詎而註之曰未央宮曰銅雀宣德無怒庫鑄龜事而眸而見之曰宣鑑又誤矣此所謂好其名也括異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青今見啟禎嘉萬錢才百年已如翠曾者何青箱志曰書畫千年而絕迹今見韓滉畫五牛顏魯公自書吉身雖千年赫然新者何志林曰世無寶玉而燠于火者

方是然尚書云火炎崐岡玉石俱然者何此所謂強爲解也

或曰古物奚用而子若是其重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之用大鳳不司晨麟不服輒鼎不烹飪固不可賤也曰博古有圖將循是以迹之與曰此函治氏所謂獨知之貨也其不可傳也死矣圖譜造于宣和南渡後物已淪于沙漠烏乎循然則子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悟悟生悔悔生懼懼生辨辨生疑疑生虛虛生明八者缺一不可也然則今之升輿喋度華几者皆非古與曰是何

言也制科百年而謂其無真才也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何曰物隨年古今與古環流無窮則亦環流無窮也然而古弇今削古繁重今輕訛古曠而靡今甦而擊古奇侈而變綱今薛暴而堙替今以往其佻巧儼變又不知其何所極也是三說也余蓋聞之隨園主人云

古硯

端溪下岩舊坑卵石黑如漆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干夫驅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垂深入穴中方得

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訛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端溪中岩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紋如線蓋豎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鑣包絡叩之無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鏷不退不假磨礪今此坑取之亦竭而中岩新坑色淡紫眼如雉眼尤重量而緊小其瞳如人狀石老者叩之有聲嫩者無聲磨墨則微聲世人見其希有

魚尾譜 卷一
未嘗見古研遂自爲下岩舊坑不知此去下岩已低三等矣。金星乃是萬州懸金岩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濕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泚油無聲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岩。歛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濕之微似紫乾則石細潤如玉發墨如泚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如山水墨中雲月異象水濕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坯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今得之不減端溪下岩

除端歛二石外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岩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者舊相傳雅知有洮研然目所未覩今有綠石洮者多是潔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潔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岩黑卵石同而堅韌過之正堪作研。

朱青川曰予往在漢臯見先生手用硯板有雌雄眼二一在面如菉豆大下通底一在橫旁昔鐫銘三十

二字云而飛而墜不而害而以妃而眼二從二而執
玉奉盈后其式而乾隆庚辰韻仲氏銘蓋端溪中岩
新坑石發墨無比者也今藏令外甥族侄德甫處

紀夢

涇之北高峰壁立飛橋雙巨溪橫其下曰琴溪夾溪竊
筵萬個青青猗猗童年府試道經其下傳為琴高公跨
赤鯉上昇處溪出小魚不滿二寸傳為琴高公丹成時
傾藥渣所化龍頭鳳目逢上已則出蓋吾邑一大勝蹟
善心好之而未一陟其巔壬寅二月十七日夜夢至其

所偕一堪輿人徙倚久之心謂此間山高水長修竹嘉
魚土物之藏應卜牛眠善地而我先人淺厝未葬何不
一登而相度之倏忽身在上山過山插長短石如萬笏
朝天嵌空玲瓏私念覓穴必須步龍如我西山先塋亦
石山而土穴而我今雙足以大病未除未能履險甚以
為憂俄未數武堪輿人指一土穴曰穴在是矣余臨眺
之聞溪聲尚鳴耳際知不可以為穴也俄見一小石碣
上鐫物各有主主各有時八字旁有撫記二字私念天
撫公與我高高祖君揚公為雁行何以先有是記耶倏

身已離山至一大蘭若中。又念此地真穴。或係菩薩坐。耶釋子導余遊庵。經大殿。歷禪堂。複壁深邃。扞衣而進。神象猙獰。千百其狀。俄見壁間一虎頭。睜眼化爲大猛虎。狂奔赴余。余思上閣避之。自念足未能步。于何而避。遂立而埃之。俄有人授粉牌一面。牌上書速懸義虎神牌。遂執以拒虎。虎見牌。隨退。余隨進。俄至一香火龕。聞空中呼懸牌。余將牌懸置龕上。虎亦隨躍踞龕上。屹然不動。余逡巡却退。則見左右龕位間皆塑有虎頭像。立者坐者不一而足。余念此豈虎穴。何不速出。

隨返身從複壁中飛奔而出。靜聽誰樓。則已統統五鼓矣。夫夢與想爲緣者也。夢登山而思卜葬。此想之所至也。夢遊庵而忽遇虎。非想之所至也。或曰入虎穴。病也。入而能出。病將愈也。然或登山。或遊庵。夢之所至。步履如常。則已不知其然而然矣。醒而異之。于是乎記而係以詩。詩云。琴高控鯉處。上有煉丹臺。孩年經過地。夢裡陟崔嵬。山氣靄青葱。應否藏先骸。萬物各有主。愴惻感我懷。蘭若何方寺。梵宇踞幽崖。山僧引我遊。複壁轉紆迴。入穴復出穴。履虎不爲災。是時病小愈。足繭手難擡。

何當轉側間。稱意力無垂。稽首謝仙人。鵠立紅藥階。飲我不死藥。豁然睡眼開。

朱青川曰按縣志云陳則仲孝書鐫仙峰二字琴溪石壁腰又徵詩一冊為仙峰集亦唐天寶磨崖碑後好事者佟太守賦偉詩曰按部三回過此溪一回一度醉如泥猶憐陳孝仙峰字不回蒼崖頂上題然聞石工趙宣云自水中起架三十餘仞用修綆飛架而上始至石壁半腰費金二百餘刻畫深入石裡五寸許字長一丈二寸濶一丈如再向頂雖神仙不能飛

度至矣

新建考棚碑記

涇山邑也山峙水流既峻且豁生其間者類多清靜

自愛厚重相期而士也叨逢

國家久道化成之會素沐振興樂育之恩莫不爭自濯磨不敢苟且于流俗故邑不滿百里而應童試者不下數千人猶憶少時縣試多就令署拓而丞而簿而尉近則簿職奉裁而尉署改作營房勿相聯屬愈無能容不得已而借民間祠宇其檯橙皆童子自攜無先後一也誠

非所以飾觀美抑且無以慎關防何幸邑貢生馬君元龍字義圖自觀光之初早切念慮今乃慨解囊囊力任建造於乾隆三十九年春呈請興工時多浮議堅弗顧於乾隆四十一年告竣共用白金七千二百有零又因眾議以學宮東空地換受大安寺廢基助興寺費白金一千兩為創又置田產藉所入以資修理以垂永圖總計所費幾至萬金太史公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其信然矣自是而案臨之令堂堂皇皇與試之童踰踰濟濟體統尊而檢束密心志肅而鼓舞生溼人士其必感激奮

興修名立行蔚為國器則所以助宣

聖天子之作人者豈其微與夫事之習而安也非一日亦孰

念童試乃進身之階故邑中不無慷慨士若

文廟整理誠為恢宏富美而水西台泉兩書院皆次第興舉乃以溯教化本原則考棚之建議地深遠經營措置流澤尤長非輕財不定為馬君揚誦而多土之濯磨宜何如自愛也歟其門堂號舍東西屋宇及所置琴溪上冲田二十畝與過撥僧折額六畝一分三釐馬戶名收籍輸差詳誌以垂不朽

皇清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孟秋上浣之吉

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前翰林院編修丙辰會元邑人

趙青藜拜撰并書

朱青川曰余聞義圖君里居琴溪擅山水之勝敦仁

好義孜孜不倦現今嗣裔振振世業書田有仲君名

肇勳字臺卿者受業元峰先生之門為高弟子余過

方山別墅閱其文章詩賦字學色色超人功名雖未

遇而先生決為遠到之器特梓星閣公斯篇以見富

而尚義者之天或故遲其報以厚冀厥躬也臺卿之

飛騰方未艾乎余與先生拭目俟之耳

碧雞

漢書王褒傳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宣帝使

褒往祀焉碧雞而以寶名以祀致毋亦神爵五鳳間泰

時甘泉之類與故明時款人許維楨國舉嘉靖辛酉南

畿鄉試第一人卒業台泉精舍有青鳥飛鳴其前移時

乃去僧言此碧雞也明惟焦漪園狀元一見因出所藏

繪圖示之為賦碧雞篇詩云巖龍洞邊隻碧雞何年失

侶但孤棲花潭照影浮煙炯竹逕啼春帶雨淒白石清

沙留巨跡。乳泉丹穴。淨毛衣。西池仙鳥。堪同使。上世靈
雛。擬共輝。顧我徘徊。如好客。近人吟嘯。亦忘機。山童分
飼。追隨久野叟。相傳得觀稀。伐木乍驚林。響墮穿崖更
拂酒筵飛。乙丑科舉會試。選翰林院庶吉士。後拜禮部
尙書。東閣大學士。晉太子太保。直文淵閣。邑中從遊者
蕭都御史彥。趙少宰士登。蕭學使雍。趙副都善政。碧鷄
之來。洵瑞徵。與乾隆元年見。趙星閣青藜公登會元。今
再見。乙未科翟君公樹槐。甲辰科吳君霽。非芳培。並選
庶常。丁未科朱君燮。臣理。持授傳臚。戊申歲馬生世勳。

從遊方山別墅。適亦羣弟來會。文聞鈴聲琅琅。告余曰。
此碧鷄聲也。來止吾鄉。已月餘矣。余亦賦碧鷄篇。二十
一韻。詩云。有弟亦羣來。告余以碧鷄。于時春正艷。二月
卉初萋。刷羽從何地。尋芳過大溪。尾搖宮扇動。身竦上
林棲。笙簧競入耳。豈作翰音嘶。夜靜馬生侍。春寒鳥語
低。盼之忽不見。想來如可攜。青青嫌柳色。恰恰勝鶯啼。
昨夕儀山下。長年宿水西。白泉古精舍。許相昔曾題。濡
翼非塗狎。耀光豈駭犀。從遊蕭趙輩。拂衣共攀躋。隻影
書連屋。雙飛花滿堤。應從探月窟。相與躡雲梯。古彥騎

箕尾時賢映壁奎側聞天祿閣同照乙精藜文彩天球
重羽儀瑞色齊祥禽覽輝下碧影壓花迷凝眸光射斗
調舌氣吐霓崑峯恣俯仰丹水共端倪此物奚宜至莫
歌鴻爪泥馬生世動亦告余云碧鷄來往水西槩溪間
六七年于茲嘗來余館以肉飼之性甚馴伏夜宿梁上
扁額間或日間一時各處並見向疑多侶後爲牧童擊
傷右翅凡見者右翅皆垂不知何以能分形也余有絕
句二首勗馬生云三台池畔隻碧鷄多情許相盡情啼
而今下上方山樹欲逐當年一品題又云聞道君家紫

閩樓朝朝馴食學堂西文明縣象知何似應然太乙照
琴溪馬生亦和詩云天上仙禽號碧鷄崑峰毓秀好長
啼方山記瑞傳于古掩却當年相國頤又云上林幸借
一枝棲忽聽笙簧過苑西想是文明不終壑大溪卜兆
應礪溪嘗聞鄭漢林縣志鄉謠云話傳西略傳東一
樹桃花滿院紅藍石拖綠袍之水承流聳文筆之峰發
解之牌坊已起狀元之門第惟崇邑中承流藍水擅清
淑之勝久矣今得靈禽亦集爰止所望兒曹與同學諸
君子奮志青雲共圖不朽事業將來與文穆等爭烈焉

老夫雖病廢猶喜扶杖拭目一觀涇文之盛云

朱青川曰聞巖巖洞石碑上鐫許相國碧鷄賦內有

尾開宮扇口弄筌簧云云文義較勝于詩今土人傳

於二十年前被某姓惡少移碑藏匿他所埋沒先賢

古蹟有害名教匪僅得罪一鄉而已勤諭邑人表揚

絕業能無望于後之君子與碧鷄賦一傳查公鐸作

骨鯁湯火咒

褚石農堅瓠集云凡骨鯁者以碗水虛空用手指寫天

上金鷄叫地下草鷄啼兩鷄并一鷄九龍下海喉嚨化

如滄海廿五字口誦七遍飲此水愈骨鯁又書鳥飛龍

下魚化丹邱八字亦佳治湯火咒云龍樹王如來授吾

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壬癸

水收斬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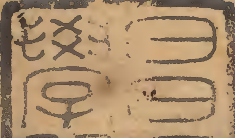
握真武印吹之用少許冷水洗雖火燒成瘡亦可療為

人拯治輒效出行念儀方二字可却蛇蟲念儀康二字

可避狼虎念林兵二字可避百邪夜行念主夜神咒曰

婆珊婆演帝可避惡夢又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可

免風薄此皆古人身試之而效者書此以備用可也



妻患疾

卷一

丙辰上巳三日開光

自序

卷一

一

雙塵談卷一終

三男先駙先文良氏全校錄

